

说：“清华教授培养的学生，做大官的很多，但能够连续培养出三个全国劳模这类荣誉的，估计我是第一个咯！”

卢老师的音容笑貌似乎犹在眼前，但先生，却已然离去了……听陈颖师兄说，卢老师最后一次参加课题组学术研讨时，还和他探讨数字世界的发展问题。他，总

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不惧艰险、始终不渝地攀登科学高峰……多希望，能够再带着年幼的儿女一起去探望先生，多希望能够再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！

如若我能搏击蓝天，正是您给了我翱翔的翅膀，我唯有努力飞得更高，方不负先生弟子之名！

纪念我的恩师宋心琦先生

○安利群（1981级化工）

2024年6月9日，我正在从四川自驾回上海的途中，惊闻清华大学化学系宋心琦老师去世的噩耗，十分悲痛，当即中断了旅程，写了一副挽联以寄托哀思。今天是父亲节，翻阅重温宋老师给我写过的书信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心情难以平静。

有缘相识得师爱

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，大学毕业论文答辩时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宋心琦教授，他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，曾任第25届中国化学会理事长。

一场毕业答辩让我们相遇相识，也许缘分使然，他很喜欢我，甚至有点偏爱，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，正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：

说来真怪，其实我和你真正认识时间极短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很熟悉了似的，我真像把你当成自己的“女儿”一样了。难怪别人要说宋老师“最爱偏心”了。可是我又觉得改不了这个“偏心”的毛病。

我大学毕业后免试到上海读研究生，虽然已经不在北京，宋老师依然在百忙中

给我写信，如师如父般地关心我，帮助我，指点我，鼓励我。

他教我要保持优良的作风与品德，做老实人，说老实话，要有志气和名节：

信中看到你仍然是那样的努力和保持着优良的作风与品德，这是我最爱听的消息，也是我最喜欢你之处。一个人做老实人，做老实事，说老实话，常常会被人视为愚蠢，至少是不识时务，以为投机取巧才是其正的聪明。我不能否认后者有成功的例子，但毕竟是少数，而且作为受过高级教育的人来说，首先要的是志气和名节。如果为了一时的私利，把基本的道德都抛诸脑后，实际上这种人不能算是受过



学生时代的安利群和宋心琦老师

□ 怀念师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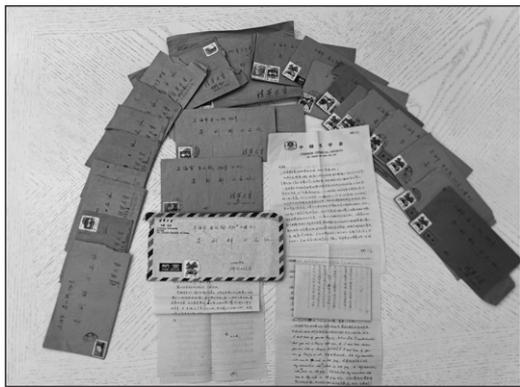
教育的人，至少是教育工作中的败笔……我希望你不要管这些，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一直走下去。

我练习英语，他告诫我要加强专业英语的练习：

你练习英语还要加强专业英语的练习，这在今后比一般生活口语更为重要。因为首先你是一位化学家，所以在做笔记时要练习用英文做摘要，要做得好，在读文献时要注意句法与词的用法。

那时孩子父亲在四川，我在上海。我们夫妻分居两地，他想考研究生到上海来，但是他的单位把他这个大学生当个宝，不放他走，也不让他考研究生。宋老师很关心我的生活，数次托人去做工作，不过没有成功。我当时很苦恼，宋老师来信安慰我说：

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，不但是业务上，在政治上也是如此。希望你能够坚持锻炼自己，不要为世俗观念和暂时的不顺心所困扰。当你遇到困难与不愉快时，除了想到有你闺中知己外，还有一个远在北京的老师会帮助你、支持你，和你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向前迈进。



安利群珍藏的宋心琦老师来信

中秋之夜他还给我写信，牵挂着我们这些“孩子们”：

中秋佳节到了，孩子们都不在身边。这里说的孩子们包括曹红、叶玲、杨迈之……和你，等等。但我想到你上海一人独自在南京路上看夜景的情景，就更觉得你不容易，虽又想到你在努力攀登科学与事业的高峰，这一点牺牲是算不了什么的。

在那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孤独日子里，宋老师的爱带给我的温暖和慰藉，令我终生难忘，感恩敬爱的宋老师！

爱学生如己子

宋老师对学生不但认真教学，悉心培养，毕业了帮忙联系工作，关心学习也关心生活，甚至连学生的家属去哪里工作都热心帮忙，每位学生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，如数家珍，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。

他在来信中写道：

曹红最后还是到感光所，现去湖南度蜜月。小赵8月初办喜事。王继新的女友李佳今年上海同济毕业，我已为她联系好调到北京工业学院外办的德语培训中心工作，现已报到。叶玲日内将去美国留学。杨迈之明年初将回国，我已为她联系好到北大化学系物化教研室工作。

他不但包揽学生们的工作介绍，更有甚者当学生暂时没有住处时，他还让学生住进自己家里：

杨迈之是77级的学生，后来在我这里当研究生，85年去法国留学，最近又得到博士回国，因她和她的丈夫（钢院派出）在北京都没有家，现在都暂住在我家。我已帮她联系好去北大化学系（化学所也想要她），因住房未落实，尚未报到，所以为她的工作和生活我费了不少事和时间。

为国奉献，呕心沥血

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宋老师承担了极其繁重的工作，为国奉献，呕心沥血，不辞辛劳。有一次来信罗列了手头的七项大事，看这七件大事哪个不是大工程？

今年手头工作还很多，一是主编的那套食品加工手册（一百万字，20余人合篇）的终审和完稿（3月份将完成）；二是主编的一套中学生课外读物，今年又要增加4本，我本人也承担一本（点石成金的碳）（6月份交稿）；三是要为我们十年来染料研究工作进行总结，申请国家科学进步奖，同时写一本专著；四是完成《工业化学概论》一书的翻译及校译工作；五是完成《化学的两面性》一书的翻译及校译工作；六是要在我们科研组生物传感器的研制工作上打开一个局面；七是要组织写一本结合我国国情的《工业化学概论》。

他有责任，有担当，主动谋划化学改革方向：

我准备做一点关于化学教学总目标和基础化学改革方向的研究工作，加上上次我告诉你的化学要加速非经验化过程的设



安利群（前排右）和宋老师（前排左）一起参加活动

想合在一起，为化学界特别是未来的化学家们做一点改革、开放的理论工作，想对化学界的保守势力有所触动，当然这项工作难度也很大。

他为同学和老师们呼吁和撑腰：

我最近应约在准备两篇化学教育改革的论文，一篇是关于物理化学改革的趋向与意见，另一篇是针对基础课改革问题的。一方面要向化学教育研究中心和学校里的教育研究所交差，一方面要为同学与老师们做点呼吁。何东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：“你若要我撑腰，就告诉我腰在何处。”为领导指出腰在何处也是很重要的工作。

繁重的工作任务让他假期里也每日伏案工作到深夜：

清华已进入假期，实验室里已经停止一切工作了，但我因有许多课、报告要准备，仍然每日伏案工作到深夜，加上一些会议（如全国去年科技奖评议等），只好抗着溽暑工作了。

虽然非常疲倦，积劳成疾，但是宋老师却仍然是有求必应，带病咬牙坚持，就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虽然他也以为自己就要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了：

自去冬以来，我常常感到疲倦，工作效率明显下降，近来又常感到左手手指关节疼痛，有时几不能成握，想是人老了之故。可是担子却日益加重，特别是笔头的活日甚一日，我又不愿意让要求我的人失望，所以仍在不断地应承，真是要做到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么？

笑口常开得享天年

宋老师年轻时在江西劳动得了血

□ 怀念师友

吸虫病，可是他总是笑口常开，爽朗豪迈，宽容大度，胖胖的慈容像个弥勒佛，连血吸虫也不敢再兴风作浪了。他五十几岁时就觉得自己老了，身体不大好，可是他却得享95岁的高寿，乐观豁达的心态应该他长寿的最主要原因。

有一次他来信讲了一件趣事，令人忍俊不禁：

说来有趣，这次我在美国去参观DuPont公司，门口很严，朋友替我登记的姓名是X.SONG。结果门卫笑了半天，

说是活了几十年没见过这样滑稽的名字。这个名字的英文意思可以当成是“莫名其妙的歌”。真让我听了哭笑不得。

有一年校庆回母校，看见宋老师身体很好，依然笑容满面，身体健朗，以至我都觉得他永远不老，会永远这样充满活力。

后来他搬出校园到北京市区去住了。好几次出差北京想去看他，却阴差阳错没去成，总以为还有下一次，却没想到如今再也没有下一次了，真是让人追悔莫及！

怀念战友——送别司久岳教授

○李 彬（教）

2024年8月10日（农历七夕）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休教授司久岳溘然长逝，享年七十。

翌日清晨，获悉噩耗，一瞬间难以相信。此前，我们还不时联系、沟通，谁料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

我与司老师前后脚调入清华，共事



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年毕业典礼时留念，左起：李彬、司久岳、李希光、袁汝婷（2010级硕，新闻）

二十来年。当年，我分管教学工作时，与他就课程教学、人才培养等多有切磋，甚至争执，而事后每每觉得他是对的。司老师给我的难忘印象是，热爱学生，专注教学，他教过的学生都对他的认真精神与专业水平赞不绝口。清华新闻学先驱梁启超曾说过：战士死于沙场，学者死于讲坛。如此说来，新闻学界，司老师也庶几近之。在讲台上，他曾经突发重病，命悬一线，幸亏抢救及时，才死里逃生。但也就此落下偏瘫，告别心爱的课堂。2013年，他实至名归获得首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之“新闻教育良师奖”。

司老师为人谦和，轻声细语，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，颇似先他而去的老院长范敬宜。他与范院长一样，一心一意传道授业，正心诚意服务人民。我从事新闻教育四十年，如此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大先生，耳闻目见的就